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四回 揚州府嚴拿凶手 軒轅廟錘打夜叉

卻說王錦文聽了文忠之言，裝做怒容滿面，喝道：‘好大膽的徐鶴！你前次毆軒武生，移尸圖害，匿跡尚未到案；如今白晝行凶，射死人命，還當了得！本府會同知縣，立去拿捉凶身到案，按例重辦，與你令弟伸冤便了。’說罷同了知縣打道回衙而去。這裏將李文孝開喪入殮，是不必說了。那知府著差役領了朱簽，到太平村立提徐鶴。江夢筆回道：‘就是前時去看打播，尚未回來，怎說射死李文孝來？’差人道：‘現有凶箭’徐’字為憑，還要推賴麼？’夢筆道：‘天下姓徐只有徐鳴皋一人？這等捕風捉影，就好出朱簽捉人，揚州府可是李家設立的麼？好混帳的太守！’罵得差役面面相覷。保甲道：‘徐八爺端的姑蘇去了未回，我近在咫尺，豈有不知？我前日親見他下船去。你只看莊橋邊這只坐船，平時總是停著在彼，如今見麼？’差役無可奈何，只得回覆。王太守不信，恰好蘇州府的移文到來，說徐鶴某月某日在司監劫去重犯羅德，通同狄洪道等六人在逃，著各府州縣畫影圖形，嚴拿務獲，只不許驚動家屬。所以徐鳴皋的家屬、產業，始終未曾帶累，全虧一塵子之力。王錦文太守見了移文，方信鳴皋真個不在家中，遂發下文書，著二州六縣一體嚴拏，十分緊急。李文忠暗發五六個家丁，在太平村前後左右，每日梭巡，探聽鳴皋消息。徐府的門客探知緣故，告知江三爺，說李家如此的為難。所以下回書中鳴皋回轉揚州，存身不得，遂同了一班好友遍游天下，後書再提。

卻說伍天熊從那夜下了九龍山，縱馬前行，來到三岔路口，不知從那條路走。天尚未明，又無人問信。想道：‘我由這大道走，總是下揚州的大路。’不知恰巧錯了，一路皆是山溪，行人稀少。到來日下午，不知不覺走了二百里路程。見一個市鎮，有一片酒店，覺得腹中飢餓，遂下馬走入店中，敲著桌子大叫：‘快取上等酒饌來！’店小二慌忙上前問道：‘爺用什麼菜，打多少酒？’天熊道：‘你揀好的取來就是。酒保打得二斤。’小二應聲下去，不多時搬上一盤牛肉，一盤雞子，一盤燒鴨，一壺酒，並那饌饌。天熊狼餐虎咽，吃了一回，問道：‘店家，這裏到揚州可是怎麼走？’小二道：‘爺要到揚州去，卻要縮轉去一百多裏，在三岔路口望東南大路走去，過了宿遷、桃源、清和，到揚州了。若貪近些，卻從此向南轉東，由夏邑穿過安徽地界，從洪澤河到揚州。’

只是山路難走，且近來夏邑縣山內出了一個夜叉，不知傷了多少過客。所以往來客商，單身不敢行走，須要成群合隊，方可走得。’天熊道：‘原來如此。不知甚麼所在？’小二道：‘此地乃河南省虞城縣該管，叫做萬家道。’天熊思想：‘我既到此地，豈可走那回頭路？不如就這山路近些。這夜叉不知何物，想是畜類罷了，怕他則甚！’吃得飽了，摸出一塊銀子，交與小二，算了酒價。小二道：‘這銀子還多哩。’天熊道：‘多便賞你罷。’小二兀萬多謝的，牽過馬來伺候。

天熊上馬，一路前行，心中要緊飛加鞭。這匹馬原是出等的良馬，雖非刀裏龍駒，亦可日行二三百里。天熊只貪趕路，那知把宿頭錯過。來到荒山野路，天將黑了。立在山崗，遙望前面，並無村落。

又行了一程，只見路旁一所寺院，四周皆是松樹。走到寺前一看，門上一匾，卻是朱紅的，只舊得剝落的了，上有三個金字，依稀辨得出來，是‘軒轅廟’三字。下了馬，系在樹上，步入裏邊。只見大殿上遍地青草，中間神像依然，只是灰塵堆積不堪。壁上掛著許多獐、熊、鹿腿膀，旁邊也有鍋灶柴薪。看那草上，好似有物睡臥的影子，仿佛其身甚大。走入裏面房間內，床帳俱全，只是灰塵沾染，久無人住的樣子。回到殿上，仔細思量：‘莫非就是那夜叉巢穴？說他無人居住，壁上的獐鹿何來？說他有人居住，因何舍卻床帳，臥在地上？若說野獸巨蛇盤臥之所，要這鍋薪何用？’越想越是，便把馬牽入庭中，系在一棵槐樹上，將廟門關上。卻尋不見門子，便把一條階石門住廟門，坐在拜臺上。少頃，那一輪皓月高升，照見庭心牆角邊堆著許多白骨。走近看時，都是虎狼人骨，骷髏不少。暗道：‘方纔小二之言果不錯。今日他若來時，待我除了這一方之害。’想定了主意，坐在那裏等待。

坐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有些疲倦起來。正在朦朧睡去，只聽忽起一陣怪風，猶如獅吼一般，正是那夜叉回來。提了一只死鹿，見廟門關著，勃然大怒，頓發狂吼，把頭來撞廟門，震得屋瓦皆動，那沙泳都簌簌的落將下來。天熊知道夜叉來了，即忙提了銅錘，伏在門旁等候。從那門縫裏張時，只見其形可怕：身長丈余，頭大如斗，赤發撩牙，目如閃電，口似血盆，遍身藍靛，虯筋糾結，爪如鋼鉤。身上別無衣服，單系一塊豹皮，圍著下體。跳怒騰撕，爍鐵鎗金。把頭又撞過來，階石折為二段，廟門豁的齊開。那夜叉直跳進來。究竟畜類，只望前奔，不防天熊躲在旁邊。待他跳進，便夾腦的一錘。這一錘用盡平生之力，要知他的錘每個有四十斤沉重，再加他的神力，這夜叉如何當得起？便大吼一聲，跌倒在地。天熊恐他跳起，一連加上七八錘，把個夜叉腦袋打得稀爛，眼見得不活的了。重新把門關好，將斷石門了，放心安睡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日上三竿。遂開了廟門，把馬牽將出來，跨上前行。行了十來裏路，腹中飢甚，只無市鎮買吃。望見左近一村人家，便縱馬馳去。卻是個小小村莊，共有數十家人家，都是姓余，地名就叫余村。只是沒有酒坊旅店，只得下了馬來，向一家人家，見個老人家，拱手道：‘老丈請了。小可昨夜錯過宿頭，在荒寺住了一宴，因此腹中飢餓。貴處並無飯店，欲向老丈買飯一餐，奉償飯價，未知使得否？’那老人道：‘客官，你這時候從此路而來，昨夜住在那裏荒寺？’天熊道：‘軒轅廟住的。’老人家聽了，把他上下一看，笑道：‘客官，看你年紀輕輕，卻會說謊。’天熊道：‘小可與老丈初次相逢，焉敢相欺。’老丈道：‘我且問你，那軒轅廟內，可有什麼東西？’天熊道：‘有一個夜叉，被俺打死了。’老丈道：‘當真麼？’天熊道：‘豈有假說。軒轅廟離此不遠，可以去看的。’那老丈便把天熊請進家中坐了，自己趕將出去。

不多一會，村人都到他家。皆道：‘我們被這孽畜害得好苦！只因田地皆在此山，這余村五十余家，盡靠此山過活。自從出了這東西，我們茶也不敢採，漆也不敢去收，獐貓鹿兔，都不好去打。這孽畜刀槍不怕，力大無窮，看見了他，早已遍體酥麻，二足癱軟，連跑也跑不動的了。所以這村上的人，被他吃了不知多少苦！今日天賜英雄到來，除了此害，我們大家都有生路了。’隨即你也拿酒來，我也取飯來，這個送肉，那個送魚，請天熊吃。天熊少年性情，便心中大喜，一面吃，把昨夜如何到軒轅廟，如何的看出形跡，如何夜叉到來，如何的把他打死，指手畫腳，說了一遍。村人聽了，個個把舌伸了出來，道：‘看他小小年紀，卻怎地英雄了得，這是我們之福也！’有的人到軒轅廟去看，有的畝住天熊，叫他住幾日去，‘待我們各家輪流款待，然後湊些銀兩相謝。’伍天熊道：‘這個都不必。小可有事在身，不能耽擱，今日便要動身。’無奈眾人再四挽留，只得住下。那知到了晚上，這天熊遍身發燒，如火一般的寒熱。到了明日，害起病來。常言道：好漢只怕病來磨。把個猛虎般的賽元慶，弄得身不由主，好似在雲霧裏一般，那裏掙扎得起來。不知伍天熊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